

浪

清

蹟

梁章鉅撰

續

譚

上

進步書局校印

水

小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浪蹟續談卷一目錄

靈巖山館

獅子林

繡谷

瞿園

息園

孫春陽

淮鹽情形

梁封翁

天目山

機神廟

玉皇山

五百羅漢堂

天竺大士下山

袁忠觀碑

徐處士

小有天園

雷峰塔

保俶塔

大佛殿

理安寺

秋濤宮

潛園

蘇小小墓

長豐山館

案牘文字

功令

令甲

公文

文書

照得

須至

伏惟

施行

甘結

遵依

移

關

准

仰

白

稟

申

詳

吊

鼎

枉法

處分

誣誤

發覺

辭訟

告示

邸報

花押

舞文弄法

先斬後奏

刁風

門子

戒石碑

謾上不謾下

六曹

八字例

浪蹟續談卷一

清 福州梁章鉅撰

靈巖山館

過蘇州時。有客約余游靈巖山館。余以前游未暢。且欲考悉其顛末。因欣然拏舟前往。歷覽久之。蓋不過相隔十餘年。而門庭已大非昔比矣。按山館即在靈巖山之陽。西施洞下。乾隆四十八九年間。畢秋帆先生所購築。營造之工。亭臺之侈。凡四五年而始竣。計購值及工費不下十萬金。至五十四年三月。始將扁額懸挂。其頭門曰靈巖山館。聯云。花草舊香溪。卜兆千年如待我。湖山新畫障。卧游終古定何年。皆先生自書。而語意悽惋。識者已慮其不能歌哭于斯矣。二門扁曰鍾秀靈峰。乃阿文成公書。聯云。蓮障千重。此日已成雲出岫。松風十里。他年應待鶴歸巢。自此蟠曲而上。至御書樓。皆長松夾路。有一門甚宏敞。上題麗燭層霄四大字。是松文恭公書。憶昔游時。是處樓上有楠木樹一具。中奉御筆扁額福字。及所賜書籍字畫法帖諸件。今俱無之。樓下刻紀恩詩及謝恩各疏稿。凡八石。由樓後折而東。有九曲廊。過廊為張太夫人祠。由祠而上。有小亭曰澄懷觀。道左有三楹。曰畫船雲壑。三面石

壁一削千仞。其上即西施洞也。前有一池。水甚清冽。游魚出沒可數。中一聯云。香水濯雲根。奇石慣延採硯客。畫廊垂月地。幽花曾照浣紗人。池上有精舍。曰硯石山房。則劉文清公書也。嘉慶四年九月。忽有旨查抄。以營兆地例不入官。故此園至今無恙。至嘉慶二十一年。始為虞山蔣相國後人所得。而先生自鎮撫陝西河南山東總制兩湖。計二十餘年。平泉草木。終未一見。余前游詩云。靈巖亭館出烟霞。占盡中吳景物嘉。聞說主人曾不到。邱山華屋可勝嗟。蓋紀其實也。近年輯楹聯叢話。前數聯均未及採。今始錄得。將補入楹聯三話。則此游亦不虛矣。

獅子林

客有招余重游獅子林者。余笑謝之。蓋余于吳郡園林。最多嫌獅子林之逼仄。殊悶人意。故前官蘇藩時。亦曾偕友往游一次。而並無片語紀之。或謂此園為倪雲林所築。則亦誤也。曾聞之石竹堂前輩云。元至正間。僧天如惟則延朱德潤趙善長倪雲林徐幼文共商疊成。而雲林為之圖。取佛書獅子座而名之耳。明時尚屬畫禪寺。國初鞠為民居。荒廢已久。乾隆二十七年。南巡莅吳。始開闢蔓草。築衛牆垣。中有獅子峰。含暉峰。吐月峰。立雪堂。卧雲室。問梅閣。指柏軒。玉鑑池。冰壺井。修竹谷。小飛

虹大石屋諸勝。又有合抱大松五株。故又名五松園。則人所鮮知也。

繡谷

蘇州閭門內有繡谷園。余過吳門時。有以繡谷送春圖卷來售者。恐是仿本。且其值過昂。因置之。此園嘉慶中為吾鄉葉曉屋河帥所得。後歸余同年謝椒石觀察。又後歸王竹嶼都轉。葉謝王皆余至好。往來最熟。今則不知何姓所居矣。按此宅在國初為蔣氏舊業。偶於土中掘得繡谷二大字。作八分書。遂以名其園。園中亭榭無多。而位置有法。相傳為王石谷所修。康熙三十八年己卯。尤西堂朱竹垞張匠門惠天牧徐徵齋蔣仙根諸名流。曾於此作送春會。王石谷楊子鶴為之圖。時沈歸愚尚書年纔二十七。居末座。乾隆二十四年。又有作後己卯送春會者。則以尚書為首座矣。先是蔣氏將售此宅。猶豫未決。卜於乩。筆判一聯云。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而不解其義。迨歸葉氏。而上語應。後葉氏轉售於謝氏。謝氏又轉售於王氏。而對語亦應。一宅之遷流。悉有定數。亦奇矣哉。

瞿園

蘇州之瞿園。即宋氏網師園故址。後歸嘉定瞿遠村。復增築之。園中結構極佳。而門外

途徑極窄。陶文毅公最所不喜。蓋其築園之初心。即藉此以避大官之輿從也。余在蘇藩任內。曾招潘吾亭陳芝楣吳棟華朱蘭坡卓海帆謝采石在園中看芍藥。其西數十步。即沈歸愚先生舊廬。嘗約同人以詩紀之。且擬繪圖以張其事。而遷延不果作。此數君子皆老斲輪。果皆有詩。必可以傳。今則如博沙一散。不可聚矣。越十年餘。重到。為之慨然。

息園

息園即顧氏依園舊址。錢槃溪購而葺之。園中有高阜。曰妙嚴臺。相傳為梁時妙嚴公主墓。載在蘇州郡志。以為梁武帝女。按梁時公主之見於史書者。有玉姚玉婉玉媛。令嫺含貞。又長城吉安皆有封號。不知妙嚴主為何人。惟簡文王皇后生長山公主名妙碧。則妙嚴似是簡文所生。舊志以為武帝女。恐未確矣。此臺西去數百步。今為蒲林巷。巷之西口有石馬一區。俗稱石馬鞍頭。相傳是公主墓前物。再南去為禪興寺。寺中有妙嚴公主像。戴毘盧帽。兩手合十作跏趺狀。旁有宮女十人。相傳公主下嫁郡人孫暘。暘死。梁亦失國。陳高祖以前朝公主。賜十宮人以優禮之。年八十餘而卒。嘉慶中。此地濬池。得宋時古碣。是四至界牌。則當時尚有防護也。

孫春陽

京中人講求飲饌無不推蘇州孫春陽店之小菜為精品或因余官吳門久欲知其詳者余以所聞告之曰孫春陽係前明人祖居寧波萬歷中應童子試不售遂棄舉子業為貿遷之術始來吳門開一小鋪在今吳趨坊北口其地為唐六如讀書處有梓樹一株其大合抱僅存皮骨實舊物也鋪中形製學州縣衙署分為六房曰南貨房曰北貨房曰海貨房曰醃臘房曰蜜餞房曰蠟燭房售者由外櫃給錢取一小票自往各房領貨而總管者掌其綱一日一小結一月一總結一年一大結自明至今已二百四十餘年子孫尚食其利無他姓頂代者吳門五方雜處為東南一大都會羣貨萃聚何啻數萬戶而惟孫春陽鋪為前明舊家著聞海內鋪中之物歲入貢單其店規之嚴選製之精合郡所未有也國初趙吉士載入寄園書中余澹心板橋雜記亦錄之近時袁簡齋隨園食單亦有其名但皆未詳其顛末耳

淮鹽情形

余至蘇州同人多欲聞淮鹺情狀蘇州向食浙鹽於兩淮鹽務兩不關涉以余住邗江久宜得其詳故多絮談及之而不料余亦門外漢也或問何為驗訖余曰此特票鹽局員所設之巧法耳淮北票鹽之政已行之十餘年據言淮北額例行鹽三百一

萬五千餘引者。今行銷至六百十萬六千餘引。是溢于額銷一倍也。奏銷正雜諸款徵銀三百餘萬兩者。今徵至一千一百十二萬兩有奇。是溢於課額又再倍也。且淮南商人認辦淮北江運入岸引鹽原額八萬一千六百二十引。自道光十二年至二十四年。合應銷鹽一百六萬一千餘引。今止請運四十一萬九千餘引。其虛懸之課歷係以票鹽之溢課撥補。並每年以票鹽盈餘協貼淮南銀四十餘萬兩。又代納淮南懸課銀三十餘萬兩。是票鹽之功不特再造淮北。抑且普及淮南也。所慮者設局收稅有挾多爭先之虞。望籤挂號。又有無貨空號之弊。自十八年始定為驗貨之法。令各票販將鹽價成本若干引。先行呈驗。統交分司收存。其有貨浮於鹽者。將銀登時發還。將鹽均攤折扣。每年四十六萬引。一齊開局。而請託爭競截然不行矣。惟是近年驗貨必於歲暮。集舊城前鹺政署內。以數間之廢廨。聚億萬之巨貨。數日間民間白鏹為之一空。士民嘖有煩言。儀徵師相每至夜不能寐。和余喜雪詩有漫藏誨盜之語。誠可寒心。去歲余在揚州度歲。目擊驗貨之舉。亦頗切杞人之憂。聞江浙之以貨至者。竟有千餘萬之多。乃知東南財力尚裕。將可憂者又轉為可喜。故余喜雪豐韻詩云。朱提甫散祥雲至。且喜財源萬里寬。誠有慨乎其言之也。又問近聞揚

州商人有欲撼動票鹽局者。其說云何。余於鹺政未嘗涉手。而道聽塗說。亦復時為講求。曩嘗私錄為書。今則參以近時聞見。頗能言其梗概。竊謂兩淮鹽務。南北雖同一課運。而輕重懸殊。南鹽原額一百三十餘萬引。正雜捐帶共課五百餘萬兩。北鹽原額二十八萬餘引。正課三千餘兩。其行銷之地。南北犬牙相錯。南鹽課賦重於北鹽九倍。場鹽運腳經費。亦數倍於北鹽。故口岸售價貴於北鹽。而小民趨賤避貴。越境侵佔。最為便捷。此北鹽銷運愈暢。南鹽銷運愈絀之所由來也。然多銷十萬引。北鹽祇多十餘萬兩之課。多銷十萬引。南鹽即多五十萬兩之課。此則必急求南銷暢旺。方於國課有裨也。審矣。查兩湖口岸。雖有川粵潞三省鄰私侵灌。而向來銷數。每年按額總有九成。極滯亦有八成。自有北票以來。則年減一年。上年實銷不過六成以外。蓋因向日隣私川有宜昌門戶。潞有襄陽隘口。粵有衡永辰常要道。一經嚴查堵緝。則淮鹽銷數即旺。今北票之侵越者。河南光固於湖北黃州府屬陸路毗連。又信陽州於湖北水路相通。並無隘卡門戶可堵。故北票越佔愈多。南綱銷數愈絀。徒致庫少雜款。商賠正項。已運之鹽堆積兩歲。未辦之引請運不前。舍其重而就其輕。此隣私之病在皮毛。北鹽之病在心腹也。皮毛之病易救。心腹之病難醫。若不及早

變通必致南鹽一敗塗地。專司北鹽者。可以置身事外。統轄兩淮者。未免錯置為難。況北鹽專以驗貨為巧法。而現當銀源艱滯之時。每屆冬底。農之完糧須銀。商之納稅須銀。漕務之兌運須銀。河工之購料須銀。公私之需銀方殷。而徒因驗貨之故。不論遠近。俱因此而屯聚千萬銀兩。更使銀路不通。其實不過收票稅數十萬兩。遂使國計民生處處窒礙。錢價日減。盜賊繁興。此病之尤甚者也。議者謂南綱折減以來。亦復銷運兩滯。仍有懸引七萬餘引。雖予以緩納提售。設法已盡。而口岸半為北鹽蔓佔。徒多塵積。且緩納有闕。庫貯提售有礙。輪銷仍於南綱課運不利。今權擬一南北通籌輕重兼顧之法。莫若於七萬餘懸引外。再於派運數內。按成酌提七萬餘引。共成十五萬引。以北票四十六萬引核成搭配。凡辦北票三千餘引者。配辦南鹽一千引。如辦此項提配數內南鹽一千引者。配辦北票三千餘引。南則無須緩納提售。於庫貯轉輸得益。北則免其驗貨出利。於北票成本有裨。北課全而南課亦全。南課清而北課亦清。庫款漸裕。而南鹽銷數亦可保守。此法似可試行一二年。俟有成效。再為定例云云。余局外人也。未敢斷其是非。姑論列之。以俟當局之採擇焉。

余在杭州偶與山舟先生之後人同席。今忘其名。蓋曜北先生之從子某也。席中盛談其家世。謂文莊公詩正之封翁少時。詣一相士。問曰。可得一第乎。答曰。不僅是可更向上。曰。得翰林乎。曰。可更向上。曰。然則京堂以上乎。答如前。曰。然則作相乎。曰。真者不能假者。可致。同人曰。益協辦耳。後以明經學博老。而以文莊貴。封大學士。時席間有不甚信其事者。余曰。此已載茶餘客話。可勿疑也。或曰。果有此事。則古今天下應無兩矣。余曰。今天下實無第二人。而古人事恰有似此者。唐李固幽閑鼓吹。載苗晉卿落第。遇一老父。能知未來事。問曰。某應舉已久。有一第分乎。曰。大有事。苗更問曰。某困於窮蹙。然愛一郡可得乎。曰。更向上。曰。將相乎。曰。更向上。苗怒曰。將相更向上。作天子乎。曰。真者即不得。假者即得。苗以為怪誕。後果為將相。及德宗升遐。苗以冢宰居攝三日。古今事之相類。有如此者。

天目山

杭州權使明惇甫。精堪輿之學。余於丙午春暮至杭州。值君將灰代去。而城中同官留其相度形勢。因遷延數日。方得與余把晤。憶昔惇甫權許關時。值余為蘇撫。時吳中被水。關稅絀甚。惇甫不勝焦急。余蒞任之次日。即為奏免外來米稅。而關政頓

紆惇甫甚德余因訂為莫逆交而余旋以病告歸此次得再晤於杭州實出意外惇

甫喜與余談浙中山水起伏向背之形勢余告以來龍係天目山惇甫知之而無由

履其地因問君何以知之余告以乾隆末我已登天目山巔彼時匆匆一上不暇暢

覽迄今踰五十年則盡忘之矣然不可謂非平生一壯游也乾隆乙卯余以公車過

浙時亡友曾禹門舊春即少坡太史之嗣父方宰臨安留余署中兩月值天大旱牲璧四出不應

縣民因請官步禱天目山謂此事數十年不舉如果虔誠齋禱斷無不靈禹門從之

而拉余同往余正有浪游之興先一日余亦齋食甫交四鼓即坐竹兜隨禹門出城

西行三十餘里天已大明邑民請官步禱余亦隨之禹門手拄香前行悉撤傘蓋不

用左右有五六人推挽之余亦有四人相掖又十餘里至山頂大寺忘其名禹門跪

拜默祝禮竣寺僧供素飯畢即下山余稍徙倚寺門一老僧語余曰此山高三千九

百丈道書所稱三十四洞天此間即天目最高處昔人所謂北望震澤南臨嚴灘東

瞰錢塘西眺宣歙千餘里間可指顧得也余方欲與之細談而從者以山下已起黑

雲促即下山甫及前降輿處遂大雨如注歡聲若雷蓋是日同上山者不下十餘人

同聲齊呼曾青天余亦為之神旺忘却登陟之勞泥淖之險下山勢易日晷甫偏西

而已入城矣。是日先以步行。赤日中歸途。又坐小肩輿。衝雨而行。忽熱忽涼。翌日而店直至歸福州後。始漸痊可。故無暇以一文一詩紀之。因惇甫之詢。聊短述如此。

機神廟

恭兒觀政浙中。甫到數日。即奉憲委詣機神廟行香。問以機神儀狀。但稱目本短視。無由瞻仰神像。惟照贊禮生所唱。行三跪九叩首禮而已。因繙杭州府志云。機神廟在城東北隅。褚河南裔孫諱載者。得機杼之巧於廣陵。而歸教其里中。於是杭之機杼。甲於天下。宋至道元年。始於杭置織務。至今勿改。即今派部即管浙江織造。杭人立祠祀之。又推原其始為機杼者。復立機神廟。神之緣起。引淮南子高注。以為黃帝之臣伯余也。又讀錢梅溪履園雜記云。機杼之盛。莫過於蘇杭。皆有機神廟。蘇州之機神奉張平子。不知其由。廟在祥符寺巷。杭州之機神奉褚河南。廟在張御史巷。相傳河南子某者。遷居錢塘。始教民織染。至今父子並祀。奉為機神。並有褚姓者為奉祀生。即居廟右。然則合二書觀之。其為褚河南父子信矣。即以為伯余亦係黃帝之臣子。又何以用三跪九叩首之隆儀乎。

按唐書百官志。七月初七日織染署祭杼。想是以織女星為機神。然星辰係中祀。